

陸士清 楊幼力 孫永超著

三

毛

傳

SANMAOZHUAN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

I 247.53

58

三毛传

陸士清

楊幼力

孫永超著

•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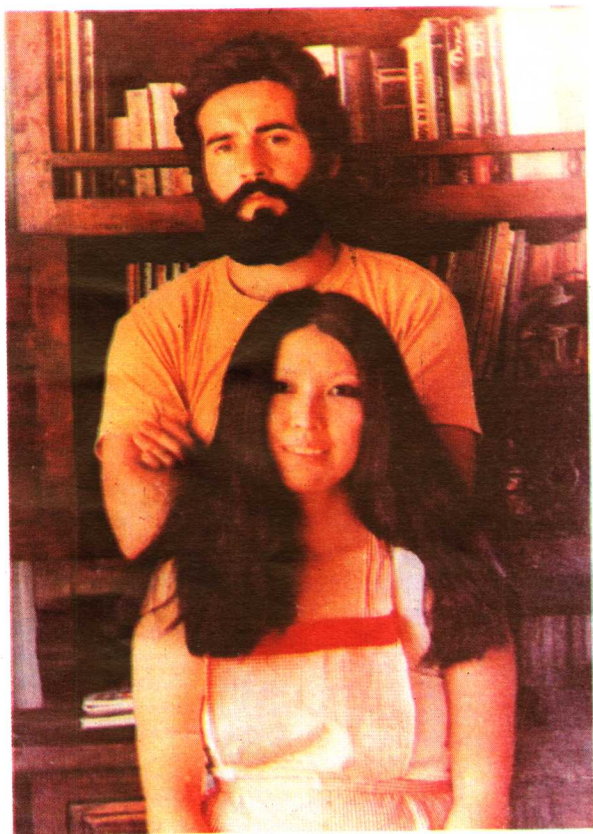
(赣)新登字第005号

书 名: 三毛传
作 者: 陆士清 孙永超 杨幼力
出 版 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江西新华印刷厂
开 本: 787×1092mm 1/32
印 张: 12 插页: 3
字 数: 23万
版 次: 1992年6月第1版第3次印刷
印 数: 25,134—30,133
定 价: 4.90元

ISBN7—80579—123—6/I·101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□ 三毛的荷西 □
荷西的三毛



▲ 少女时代的三毛

◀ 在加纳利的书房

▼ 撒哈拉的故事





▲“寂寞独向，谁知我心？”

▶ 名女人、名作家的风采

▲ 在香港为《滚滚红尘》作宣传



前言

我之選擇了以另一種文字形式來創作，主要動力仍出自對於電影一生一世的熱愛。

一部精良的電影所帶給我的震撼，來自每一個部份所賦予的一連串衝擊，而不只是故事本身。組合這多般元素的唯一人物，是導演。

這部劇本的進行過程，也少不了導演逐句逐場的參與和過濾。

在劇中人，能聆聽國語，听懂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，我驚見自己的影子。

誠如一般所言：人的第一部作品，往往不经意的流露出自身靈魂的告白。

這是我的第一個中文劇本。

既然這份功課的完成，是為了成就另一層次的立體表現，那麼電影藝術的基本探索：素材、方法設計、功用、形式外觀以及價值，仍將從已經完成的電影中求取答案。

三毛

内 容 提 要

三毛，曾令海内外无数读者痴迷的台湾著名女作家，一生游历了五十九个国家，拥有过二十几位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异性的真情，那一份浪漫，令芸芸众生望尘莫及。

三毛一生寻梦，这本传记记述的就是三毛寻梦的一生：一心想着口红、丝袜，要嫁给毕加索的小女孩；死缠烂打、疯狂恋爱着的纯情少女；瀚海、僻岛上的柔情妻子；红尘里燃烧灵魂与生命的名女人。

这本传记也探究着三毛悲喜交织、大起大伏的心路历程：从她最初祈祷嫁给小恋人——扮演匪兵甲的小男孩，到她最后投进永恒的情人——死神的怀抱。书中力求呈现的是一个自闭六年的少女的苦痛，一个数次自杀的女子的隐衷，一个背负着赫赫声名的名女人的寂寞。

参阅台港报刊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完成的这本传记，是献给三毛的一份薄奠，献给亡去了的三毛，也献给这位作家带给一代少男少女的一个温柔的梦——三毛梦。

仙女Echo(厄科)爱上了英俊的少年Narcissus(那耳喀索斯)，却无法用美丽而机智的话语赢得他的心。Juno(约诺)的责罚起着效力，她不能自由讲话，只可复述别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。Echo(厄科)终于没能得到Narcissus(那耳喀索斯)的爱。自此，她孤独地住在深洞里，她的爱依旧存留，她的爱情更加炽盛。然而她可怜的身体因此渐渐消瘦，全身的血液与肌肉都飞散到空中，只剩下声音和皮骨，她的声音至今仍可听见，她依旧在复述着人们的最后一句话。

——古希腊神话
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
我的故乡在远方，
为什么流浪？
流浪远方？……

——三毛：《橄榄树》

目 录

- 楔 子 (1)
- 第一篇 ? 的女孩..... (7)
- 一. 前世是个“印地安” (9)
- 二. 三毛、三毛..... (13)
- 三. 我要嫁给“匪兵甲” (18)
- 第二篇 出轨的日子 (31)
- 四. 轨内·轨外..... (33)
- 五. 心 墙..... (45)
- 六. 给我一朵玫瑰..... (59)
- 第三篇 为了梦中的“橄榄树” (77)
- 七. 雨季的初恋..... (79)
- 八. 马德里的情人..... (95)
- 九. 再见, 外交官太太..... (113)
- 十. 魔鬼制造的爱情..... (137)
- 第四篇 情漫撒哈拉 (143)
- 十一. 大漠情侣..... (145)
- 十二. 瀚海探奇..... (168)
- 十三. 别了, 荷西..... (185)

第五篇 呜咽的回声	(215)
十四. 假如我嫁人	(217)
十五. “燃烧是我不灭的爱”	(241)
十六. 上帝, 放我一天假	(256)
第六篇 最后的旅行	(269)
十七. 完了就是完了	(271)
十八. 恩 债	(291)
十九. 滚滚红尘舞天涯	(306)
二十. 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	(316)
第七篇 亡命“撒哈拉”	(325)
二一. 殒落了, 沙漠之星	(327)
二二. 透明的黄玫瑰	(344)
附 录	(359)
三毛生平年表	(361)
三毛作品一览	(367)
三毛妙语录	(369)
后 记	(375)

楔子

子夜。台北。

荣民总医院寂寂的浴厕隔绝了滚滚红尘的喧闹。浴厕里，一缕缕水汽不断蒸腾而起，顶灯的光线投射在一片迷濛之中，为四堵围墙内的狭小一字制造出温润、幻梦的情调。一个洗浴的女子镶嵌在这缥缈、迷离的天地间，她的长发柔柔地堆在胸际，双腿懒散地舒展在水波里。烟圈从她的嘴中闲闲地喷出来，飘飘悠悠地荡进雾腾腾的水汽。她的思绪也被一个个飘散而去的烟圈，从潜意识的混混沌沌中理清了脉络。“这一生该算是很富有的。一次次的生生死死，我都活过几世了。”她望着越扩越大的烟圈，一双眼幽邃朦胧，仿佛能包容下整个世界，也仿佛要把这世界的星星点点全部排斥在外。

“那个把自己锁进角落里的女孩早就该死了，那次没死，已经是多活。后来又在雨季中进出，还去了撒哈拉，有过一段六年的和美婚缘。可是，荷西，你先走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，你要是不先走……而我又多活了这许多年，出了十几本书，去过五十多个国家，还有

一个好听的头衔叫做作家，而且是名作家。想得到的，好象都得到了，该‘好了’啦，的确该‘好了’啦。只是一时会苦了爸爸、妈妈。自己不孝，从小就不安份，一直在外面乱跑，叫父母焦心。可我也在还债啊，还了许多年，陪他们一起过了好几年，也到过老家拜过陈家祖坟，应该是还够了吧……爸爸，陈家祖坟的土、陈家故土的水都留给您了，女儿已经偿还了她能还的。这一回，您要是还对我叹气，就叹个痛快吧。您叹了那么多年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乐平爸爸，您好吗？答应过您，春节到您那儿去过，去不成了，我好累好累，体谅我吧，我知道您会的。大陆的平凹先生，或许已收到我的信了。也许该……不必了，已去过两次，舟山、上海、成都、敦煌……该去的都去了，不应再有牵挂的。还有台湾的许多友人。每次走，都打电话告诉丹扉阿姨：‘丹扉阿姨，我走了。’她每一次都会说：‘好的，再见。’这是怎样的相知啊。这次不告诉她了，她不会怪罪吧？……只是再也听不到她打电话来：‘好的，你去忙。’我不再回来了，不回来了。我许过愿，当彰化那残疾女孩递过来她一刀一刀刻出的印章时，我许过愿，‘要当得起，要受得下。’‘春风吹又生’，印章上是这么刻的。我受下了，可我不再能当得起。真的当不起。我好累，好累……”

她吐出的烟圈依旧在水汽中飘散着，一个紧随着一个，构成了从初始到消亡的系列性演化。浴中的女子熄灭了烟蒂，目光懒散地投向消逝中的烟圈。“倒象一个

句号呢。”她觉得自己从中得到了某种启示。

浴缸中的水温温地浸润着托付于它的酸痛肌肤，热气继续蒸腾。一阵倦意泛上来，如夏日突起的暴雨，淋透了她身体的角角落落，也淋掉了她躯中不能承受的重荷。浴中的女子顿觉自己在随着气流忽忽悠悠地向上升。蒸汽萦绕着的顶灯刹那间变成了洞开的通道，幽冥、遥远。她从这通道飘然而出。

“噢，白茫茫一片，好干净。”她发现自己被一大团烟云包裹着。烟云从她的足边漫延开去，充满了整个天际。她感觉那烟云极柔和、极清纯，很想抓过一把来嗅嗅，可是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。“这么轻的东西，我怎么都承载不起了呢？”她有些困惑。烟云平和地荡动着，好象还飘散出香气。“多么好的地方，应该有人住才是呢！”她想。抬眼四顾，却找不见人影，只有烟云茫茫。她不甘心，还想再找，只听见有渺茫的声音从自己的身后飘然而至：“这里是天堂，你感觉好吗？”是谁？声音这么熟？呀！怎么会忘了呢，这不是他吗？相约过多少次了，原来都是他到自己那儿去的。“天堂里没有性别之分，也没有爱情，不象人间，有这么多的情债要还。”这些话都是他跟自己说的。原来自己来的是天堂，多好哟。她想回转身，迎上去和自己亲爱的人拥抱，却连头都回不了，她的头异常滞重。“荷西，你别走。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心里喊，嘴也是同样地张不开。那渺茫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过。“他该是走了吧。”她怅然地想。可是依旧回不了头，只觉得自己在向前

飘，不住地飘，一直飘出了浩浩云海，飘到了漠漠戈壁。这片戈壁她好熟悉。“来到撒哈拉了吗？不对，比那儿还要陌生点，那么又是哪儿呢？”正疑惑间，她看见一个年轻的和尚现身在一片飞腾的黄沙间，那和尚极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阿难。“噢，知道啦，这是敦煌，这和尚叫伟文。”“我知道，你来探看你肉身最后的栖房地。放心好了，我会在那个瞭望沙漠的小坡上，安置下你永恒的公寓。”她听见和尚的声音飘飘忽忽地传来。“他真是知我心者。”她很想好好谢谢伟文，然而就在这一念间，她已经找不到他了。“好了，好了，不再胡闹了。”一种空灵的声音响起来。“这会是谁呢？怎么也会说这句话？”她感到好奇。在和她隔开极远极远的天边，她看到一人光头赤脚，身披一领大红猩猩毡斗篷，正向她颌首微笑。哎呀，是宝玉，是从《红楼梦》中走出来的宝玉，“宝玉，等等我。”她感到自己在用尽气力喊着，多少话要跟他讲啊，宝玉却倏地逝去了。她猛然一惊，顿觉自己又回到了浴缸。“怎么又回来了呢？”她举头回顾，恍惚中，发觉弥勒菩萨足踏莲花座君临面前。她看见菩萨的脸白瓷般放着光亮，感觉到菩萨的手在她头上轻轻地抚摸。热泪从她眼中狂流出来。“菩萨，我要随你去。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。“你来生还愿做女人吗？”菩萨的声音。“愿意。我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，我要养一大群小孩，和他们做朋友，好好爱他们。”还有好多话要讲，却没有了气力。她觉得自己陷在一片沼泽地里，就是陷住荷西的那片沼